

旅居英国那些年我没有去过莎士比亚故居。故居在 Avon 河畔的 Stratford，英格兰中部老城镇，离脚底下的牛津不远。牛津我倒常常去，坐火车去，坐朋友的汽车去，朋友问我要不要绕去看看莎翁，我说不去。“你常去吗？”我问他。“没去过！”他说。“你们英国人都不去我还去？”我说。“有道理！”他说。一九八三年我重访伦敦办点杂事看看朋友看看书，偶然买到一本 J.B.Priestley 写的《Seeing Stratford》，久违的丽人在下午茶座上很快读完那本薄薄的二十页小书，她说：“明天去一趟斯特拉特福怎么样？”漂亮女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圣旨。

我们三个书痴真的陪她去看莎士比亚故居。六月的天空是刚出炉的青瓷大圆盘，六月的公路亮得像一条白银项链，长长的旅程熏满熏衣的草香，酒馆后园一顿午饭的小憩，撩人心绪的依然是她忙进忙出零零碎碎的履痕：斯特拉特福果然没有比她更好看的风景。我们四个人回到伦敦太阳刚下山，风有点冷了，几家常去的旧书店都关了门了，我们在 Chelsea 一家意大利餐馆吃晚饭，酒很红，烛光很红，餐桌上的玫瑰很红，她的脸很红：“Drink to me only with thine eyes！”那个剑桥人念了一句 Ben Jonson 的诗轻轻吻了一下她的发髻。“你们不觉得我们都像 J.B.Priestley 那么老了吗？”她的笑靥是一叶配了彩图的十四行诗。那年，普里斯特利八十九岁，翌年八月十六日去世。

写斯特拉特福的那本《Seeing Stratford》是普里斯特利一九

今年仲夏时分，我又来到了位于北极圈里的托纳河畔……2000 年托纳河因著名的冰酒店开始闻名于世。从此后每年的 12 月，当托纳河结起厚厚的冰层，瑞典艺术家们便用这些晶莹剔透的冰块进行创意设计并建造起风格独特梦幻迷人的冰酒店……而等到来年 5 月春暖花开时，冰酒店便渐渐融化成了涟涟春水重归托纳河……

去年冬天我曾经在结着冰层的托纳河上驾着雪摩驰骋，并且还在冰酒店住过一晚，亲身感受了一番融于冰雪之中的苍茫诗意……而半年后当我再次回到托纳河畔时，托纳河上纯净的冰层已变成了翻滚的浪花，我则坐上皮划艇在湍急的河流上玩起了冲浪……意 为那对新人创作冰雕作品“泪”。托花花溅得我浑身湿透，皮划艇则在汹涌的浪潮中颠簸涌动艰难前行……

夏天的托纳河畔显得孤单了许多，岸边除了一些游艇码头以及悬挂着的一排冰酒店的摄影作品外，一切都显得空荡荡的……黄昏时我一个人站在托纳河畔那一大片堆着细细的白色沙粒的冻土上，去年冬天我目睹着“2006 版冰酒店”在这片冻土上落成，那天晚上我靠在酒店大堂里的那个冰酒吧旁边，就是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边喝着冰锤凿着尚没完工的那只冰的转椅……今年春天的一个午后，工程师托尼就是那位教我凿冰椅子的小伙子从托纳河边给我打电话说：“我们的冰酒店消失了……”声音里带着感伤。

在托纳河边我遇见了托尼，他告诉我那天看着最后的冰层在阳光里融化成雪水的一瞬间，他突然就掏出手机给我打电话，因为我在冰酒店住过，还因为在几把冰椅子上有我凿过的痕迹……我们沿着河岸慢慢往前走，我觉得不远处就是我住过的冰房间的位置，那个冬夜我躺在驯鹿皮铺垫的冰床上，望着满世界的冰雪，第一次感受到了纯洁和真诚的力量。托尼指着冻土上一片洼地说，这个位置是冰教堂。那天夜里我受邀在教堂里参加了一对新人的婚礼，著名雕塑家 Ame 特

二七年一篇旧作，附了一九八二年写的《补记》，Arthur Keene 画六幅黑白素描，一幅一幅沾一点胶水贴在只有二十页厚的书里，布面精装，手工印刷，只印两百本，第一本到第一一〇本编了号，作者和画家都签了名，我这本是第五十二号。欧美出版社那几年喜欢替著名作家选一篇小品印一本小书，不多印，编号，签

一篇小品一本书

董 桥
名，插几幅插图，文章当然是第一流的文章，字字硬朗，句句康阜，我收集了好几本这样的绝品，三五英镑一本，现在都成奇货了。

John Boynton Priestley 生在羊毛工业兴旺的 Bradford，父亲当老师，少时小康，老大富裕，一次大战入歩兵团，战后进剑桥三一学院，毕了业做新闻工作，写评论，写游记，写戏剧，写小说，我刚到伦敦的时候读他写英国品味英国性格的《The Edwardians》《The English》，选读他和他妻子 Jacquetta Hawkes 合写的美国游记。他妻子是考古学家，姓她前夫 Christopher Hawkes 的姓，我听旧书店老板克里斯说霍克斯常买旧书：“你在我这里见过他！”我不记得了。一九九一年我放假路经 Bradford 看到闹市里普里斯特利的铜像，听说一九八四年他去世那天市政厅敲钟哀悼，每一分钟敲响一次敲了整整一个小时。

他的成名小说《The Good Companions》写江湖伶人，我没读过。克里斯卖给我的那本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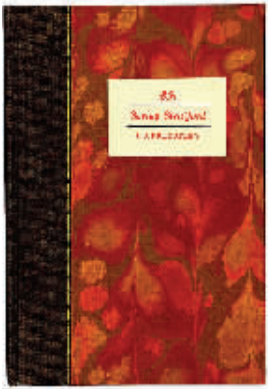
六八年初版《The Image Man》，学院里的学长说值得读，我读了，依稀记得是写现代人注重外表形象忽视内在性情的警世小说，说两个倒霉的学者赢得一位富孀资助在大学里开形象课程，大受欢迎，干脆兼做政客的形象顾问，连首相候选人都成了他们的主顾，大发财，合伙又开了一家人文学院，回过头来重新宣扬传统德育精神，力挽狂澜，求璞求真。小说写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的一股社会风气，刻画人物的手法倒不离十

八世纪小说写实讽刺笔调，写出了沉潜的樟脑味道。

我那时期胡乱读了不少上得了文学史的英国老小说，写故事写得好看的真的不多，像毛姆那样的小说家天生会写故事，“a born raconteur”，当年红砖学院越说他的书低眉他的读者越是高档。普里斯特利没有毛姆红，只算流行过。我很庆幸我还赶得及读遍许多好看的故事。英国文评家揶揄普里斯特利是“煤气暖炉狄更斯”“the gasfire Dickens”；我摸不清这个标签的意思：我在伦敦住的是有壁炉的旧楼，却年年开煤气暖炉不再烧木头，那还是比时髦的冷暖气空调诗意得多。

英国朋友中跟普里斯特利有过交往的是克里斯，他说早年跟父亲到 Cafe Royal 跟普里斯特利吃午饭，过了好多年他又去了几次 Alveston 给普里斯特利送书：“有一阵子老先生搜罗古希腊的老材料，有一阵子又想找石印老版画，我收到合用的来货都捧去给他过目。”那所大宅是《Seeing Stratford》里说的“Kissing Tree House”，名字起得真沁心：

微风过处，多少树叶在缠缋！普里斯特利说那所大宅是他妻子翻看《Country Life》月刊翻出来的，两老一住二十几年，渐渐觉得房子太大太冷清，幸亏身边有个能干的管家 Miss Pudduck，来访的客人都跟她熟，事事归她打点包妥帖：“……Friends say that they find Kissing Tree House a peaceful and sympathetic ambience. Perhaps I should not say it, but I heartily agree with them.”老先生这手文章真清逸，货比货，狄更斯倒显得拖沓了。



夜读诗抄 顾 骥

读朱厚泽赠《东张西望》集＊
出山泉水碧 在山泉水清
茈茈黔中草 铮铮铁骨鸣
＊朱厚泽：理论家。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贵州省委书记。

读邵燕祥赠旧体诗集＊
汨江波涌泣鬼神 骚坛自古有国魂
苍生血泪诗凝雨 化作雷霆纸上声
＊邵燕祥：杂文家、诗人。

脚踩金黄色的梧桐落叶，“沙沙”有声。“沙沙”声带着几分凄凉，仿佛和我心头的哀思构成呼应。又一阵哀思袭来——郑老师久病不治，在美国费城去世。一大早，我收到了“报丧”伊妹儿，他女儿小菲从费城发来的。

1970 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浙南的一个海岛当中学教师。教研组组长郑老师，有兄长风范，对初出茅庐的我，关照多多。1976 年春，教研室的全体教师将去上海听课学习。消息传来，众人大喜，兴奋程度胜似今日之出境游。土生土长的郑老师晚餐后来到我家。“毛老师，这次到上海，我有三愿。请你帮忙。”郑老师目光郑重。询问之下，他道出心中三愿：

玉历至宝钞

墨 雨
何桥、望乡台和十八层地狱的种种野蛮残酷，也是人世社会现实的实录。上世纪中叶有人在英国见到英译《聊斋志异》，竟附以《玉历钞传》，老外认为中国人的鬼神观念混乱，不过如此。

夜读诗抄

读朱厚泽赠《东张西望》集＊
出山泉水碧 在山泉水清
茈茈黔中草 铮铮铁骨鸣
＊朱厚泽：理论家。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贵州省委书记。

三愿

过过红绿灯；看看彩色电视；乘乘电梯。我说，第一第二个愿望，不难实现，就是这第三个愿望……

到了上海，第一愿和第二愿轻松实现。电梯？上哪儿去找呢？——行走在南京路上，我苦苦寻思。“中百一店”一楼与二楼之间的滚梯，背负“培养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思想”的罪名，早成摆设。哦，有了！1965 年在郊县参加“四清运动”，我曾经到上海市商业一局搞过“外调”，那幢大楼不是就有电梯吗？南京东路河南路口，商业一局和商业二局的牌子分别挂在两座相邻的大

出来。他还在书中造出佛经所无的十殿阎君秦广王、泰山王等等，展现出一个释道混合、幽明共存、天地不分的“多头政治”的投影，书中的孟婆亭、奈何桥、望乡台和十八层地狱的种种野蛮残酷，也是人世社会现实的实录。上世纪中叶有人在英国见到英译《聊斋志异》，竟附以《玉历钞传》，老外认为中国人的鬼神观念混乱，不过如此。

当人们漫步在现代文明集聚的徐家汇，依稀可辨这个中国土地上曾经最具规模的西方文化中心有过的繁荣和沧桑。无论是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还是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交锋，都在徐家汇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

说起徐家汇，老上海上了年纪的人一定会知道它的历史变迁。徐家汇，原是法华泾和肇嘉浜两条河流汇合处。明末进士、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生前在此建立农庄别业，作为农业试验场所。徐光启逝世后，灵柩归葬“肇嘉浜北原”（今徐家汇南面南丹路 17 号光启公园内）。他的部分后裔世居于此，繁衍生息，初名“徐家厍”，后渐成集镇。“徐家汇”因徐光启而得名，上海的近代文明也因而肇始。由此，近代上海成为引进和传播西方科学的中心，中西文化会通的桥梁。文化是城市发展的灵魂。当我们充分享受当代科技文化的繁荣，沐浴着先人播撒文明的恩泽，我们不能不怀念这位学贯中西、富于远见卓识的科学先驱徐光启。

1933 年，为徐光启逝世 300 周年，社会各界名流如张元济、蒋中正、宋子文、孙科等聚会挥毫题词，赞扬徐光启作为“科学先驱”的业绩。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多次拨款对徐光启墓地进行整修，墓地辟为“南丹公园”。1983 年，经“文革”毁坏后，上海各界隆重纪念徐光启逝世 350 周年，在墓地建立徐光启半胸官服花岗岩石雕像，南丹公园改为“光启公园”。1988 年，徐光启墓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 年，徐汇区人民政府设立徐光启科技奖，专门用来奖励具有杰出贡献的科技人员。2003 年，徐汇区人民政府和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共同出资，按二十世纪初的历史原貌修复徐光启墓。2005 年，徐汇区人民政府建造徐光启纪念馆。2005 年 11 月 8 日，徐汇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举行纪念徐光启逝世 372 周年暨徐光启学术研讨会，经徐汇区文化局整理，《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徐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

今年 11 月 8 日，徐汇区人民政府与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和《新民晚报》社等联合主办纪念徐光启暨《几何原本》翻译出版 400 周年纪念活动。举行徐光启雕塑（题为“徐利谈道”和“夜观星象”两尊雕塑）揭幕仪式及国际学术研讨会。徐光启后裔和来自意大利的利玛窦及熊三拔家族的后裔聚首徐家汇，再续他们的先人在 400 年前的那一段奇缘。

如今，每天有成群结队的市民游客瞻仰徐光启墓，参观徐光启纪念馆，缅怀和追诉这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多才多艺、经世致用的杰出代表人物的光辉业绩。徐光启留下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鼓舞一代代的上海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十目谈
徐光启与上海
明请读一篇《徐光启和利玛窦、熊三拔》。

“郑老师，这次到费城，我也有三愿。也请你帮忙。”接着，说了我的新三愿：看看 MALL（超市式大卖场）；参观参观“独立纪念馆”（1776 年美国“独立宣言”的诞生地）；了解了解 CALL（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电脑辅助语言学习）。闻此，郑老师说，第一第二个愿望，不难实现，就是这第三个愿望……

“有了！”蹙眉的郑老师一个挥手。原来小菲的一个师妹，就在德拉瓦河畔的一所大学从事电脑辅助语言学习的研究。三愿实现。郑老师和小菲坚持为我送行。古色古香的费城火车站外，秋阳灼灼，枫树如炬，红叶似燃。登车时间还早，脚踏落叶，我们伫立树下，咀嚼着“沧海桑田”，品味着“依依惜别”。握别时刻，郑老师老泪闪烁！

这次见面，竟成……他住在“蝗虫街”的一幢公寓大楼内。乘坐电梯，直达 17 层。久别重逢，自是高兴，谈起当年的“三愿”，笑声再次爆发。

徐光启与徐家汇

丁永坤

当人们漫步在现代文明集聚的徐家汇，依稀可辨这个中国土地上曾经最具规模的西方文化中心有过的繁荣和沧桑。无论是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还是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交锋，都在徐家汇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

说起徐家汇，老上海上了年纪的人一定会知道它的历史变迁。徐家汇，原是法华泾和肇嘉浜两条河流汇合处。明末进士、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生前在此建立农庄别业，作为农业试验场所。徐光启逝世后，灵柩归葬“肇嘉浜北原”（今徐家汇南面南丹路 17 号光启公园内）。他的部分后裔世居于此，繁衍生息，初名“徐家厍”，后渐成集镇。“徐家汇”因徐光启而得名，上海的近代文明也因而肇始。由此，近代上海成为引进和传播西方科学的中心，中西文化会通的桥梁。文化是城市发展的灵魂。当我们充分享受当代科技文化的繁荣，沐浴着先人播撒文明的恩泽，我们不能不怀念这位学贯中西、富于远见卓识的科学先驱徐光启。

1933 年，为徐光启逝世 300 周年，社会各界名流如张元济、蒋中正、宋子文、孙科等聚会挥毫题词，赞扬徐光启作为“科学先驱”的业绩。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多次拨款对徐光启墓地进行整修，墓地辟为“南丹公园”。1983 年，经“文革”毁坏后，上海各界隆重纪念徐光启逝世 350 周年，在墓地建立徐光启半胸官服花岗岩石雕像，南丹公园改为“光启公园”。1988 年，徐光启墓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 年，徐汇区人民政府设立徐光启科技奖，专门用来奖励具有杰出贡献的科技人员。2003 年，徐汇区人民政府和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共同出资，按二十世纪初的历史原貌修复徐光启墓。2005 年，徐汇区人民政府建造徐光启纪念馆。2005 年 11 月 8 日，徐汇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举行纪念徐光启逝世 372 周年暨徐光启学术研讨会，经徐汇区文化局整理，《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徐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

十目谈
徐光启与上海
明请读一篇《徐光启和利玛窦、熊三拔》。

“郑老师，这次到费城，我也有三愿。也请你帮忙。”接着，说了我的新三愿：看看 MALL（超市式大卖场）；参观参观“独立纪念馆”（1776 年美国“独立宣言”的诞生地）；了解了解 CALL（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电脑辅助语言学习）。闻此，郑老师说，第一第二个愿望，不难实现，就是这第三个愿望……

“有了！”蹙眉的郑老师一个挥手。原来小菲的一个师妹，就在德拉瓦河畔的一所大学从事电脑辅助语言学习的研究。三愿实现。郑老师和小菲坚持为我送行。古色古香的费城火车站外，秋阳灼灼，枫树如炬，红叶似燃。登车时间还早，脚踏落叶，我们伫立树下，咀嚼着“沧海桑田”，品味着“依依惜别”。握别时刻，郑老师老泪闪烁！

这次见面，竟成……他住在“蝗虫街”的一幢公寓大楼内。乘坐电梯，直达 17 层。久别重逢，自是高兴，谈起当年的“三愿”，笑声再次爆发。

